

達

榮  
陽  
雜  
錄

開天傳信記

南唐近事

津陽門詩

逍遙先生詩

虛舟詞餘

鄭氏家範

學契齋訓

勸俗俚言

省心錄

本衙藏版

序

鄭子甄一刊先此諸

集滋謂余曰先君子

表序祖烈造文悉以



壽梓其弘滿大章因  
眉豳缺漏百零尋  
錄可脩法鑿益見聞  
者系津所在仰程先

君子之志詎忍其湮  
汲弗彰乎乃旁蒐博  
採更得蘊武公開天  
傳信記仲頌公南唐

近事併附賓先公津  
陽門討合而付之剞  
剞余作而歎曰嗟乎  
子之此舉善乎安

見成大名耀當此郵  
揚至先者多乞而能  
流傳其著述者實鮮  
且夫工於著述者非

必弘篇大章也。以零  
者。穰琛具者。深。言人  
或以為纖瑣。無闕體  
而忽之。可勝惜哉。

今三復蘊武公傳信  
記。竇先公津陽百韻  
詩。恍然悟胡里始而  
憂勤終而逸樂為治。

乳所由分及謫近事  
中所裁首以江晉孫  
之正直鍾說之持雅  
德以孝德來之佞刻

終以韓熙載之佻健  
而刻築河三君子用  
言而存雖小道乎然  
其於國運寒暑人寸

噴否之際來為不統  
也王百穀評水滸  
傳曰比於左氏此優  
吾衣冠而不愧黃番

綽敵新磨之流則是  
三編者稗官聖乘可  
以補正史而不逮擬  
之虞初彙堅法志也

大相逶迤耶於此志  
榮陽吳世之多才而  
裔孫之象噴為難得  
也若余謬書簡端猶

蠹管之涸寒宮藜藿  
之散聲響耳何足重

哉

康熙辛巳仲夏八十

三  
史  
周  
棠  
相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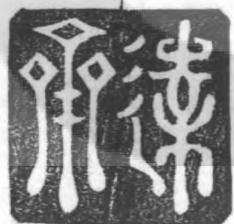


合刻開天傳信記南唐近事小引

開天傳信記一卷係先相國蘊武公撰前譜  
載公爲唐相賦詩多刺譏時事故落格調時  
號鄭五歇後體此卷乃吏部郎時所著也南  
唐近事一編則先工部仲賢公輯公仕宋歷  
官工部侍郎長於詩歐陽文忠謂不減摩詰  
少陵有南唐近事江表志行世先君子以表  
章祖烈爲兢兢凡先世遺文不恡多方購求

卽隻字片詞珍若拱璧於百川學海中得傳  
信記於祕笈續函內得南唐近事癸酉秋卽  
擬重刊疾革未果閱今六載痛念曩日力疾  
校讐手澤猶新奚忍湮沒不彰茲幸先忠肅  
傳臚參軍諸公遺集漸次告竣不憚竭蹶合  
鐫是編所載軼事雖似畸零實補正史所未  
逮好古之君子庶幾見聞之一助云爾  
康熙三十八年歲在己卯暮春修禊日宗孫

定遠謹識於萬卷樓



傳信記原序

余何爲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  
竊以

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  
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  
殞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  
曰開天傳信記斗筭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  
以逃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傳信記  
郵妻一騾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騾拔蒜備  
饌酒肉霽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  
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  
過琚家琚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  
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  
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  
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  
臥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憂形  
於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  
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耶  
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華萼相輝之  
樓蓋爲諸王會集宴樂之地上於諸王靡日  
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賦  
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怠惰近古帝王友愛  
之道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  
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  
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亘地萬餘里入河湟之  
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  
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  
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  
奇瑞疊應重譯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  
成之事上猶惕勵不已爲讓者數四焉是時

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  
出題就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  
以晏間生秀妙引晏於內殿縱六宮觀看貴  
妃坐晏於膝上親爲晏畫眉總中髻宮中人  
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祕書省正  
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理之  
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

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  
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  
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用之  
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  
除害則人樂興農去害有國家之大事也幸  
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旣師古用可救時是  
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  
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  
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  
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觀奇  
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  
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  
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殞上歎異之謚曰白騾  
將軍命有司具榘積疊石爲墓在封禪壇北  
一里餘於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上至廟見神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名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旋降詔先詣嶽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采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具列上獻上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

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

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公界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鑠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  
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  
謂力士曰我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  
宴樂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  
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  
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  
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  
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  
境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頽常處頽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  
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頽擁篲趨庭遺墜  
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辭曰指  
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已而瓌出  
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  
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  
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

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名頰詠之立呈詩曰  
兔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  
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禮待頰由是學問日  
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絡繹  
無非頰出代稱小許公也

上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路之父老負擔壺漿  
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  
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酒食與之

話舊故過邨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  
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叩乞駐留焉  
及車至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旌纛  
鮮潔羽衛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勒兵三  
十萬旌旗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見后  
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詔吳道  
玄韋無忝陳闕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  
乘照夜白馬陳闕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

草樹雁鳥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騾驢  
牛羊駱駝猫猴猪独四足之類韋無忝主之  
圖成時謂三絕焉古昔無異處土茲語異哉  
上幸蜀回車駕次劔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  
侍臣曰劔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  
豈非在德不出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劔閣橫  
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  
灌水縈旗轉仙車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  
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  
於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  
每加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  
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  
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  
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

謔我耶吳人言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  
瓜子耶平韻賦子必詩賦之人必宜各之曰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進  
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  
不安耶上曰非也我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  
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  
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我歸其曲淒楚動  
人杳杳在耳我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

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  
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  
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  
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  
回遂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  
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餘  
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

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  
名曰甕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  
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  
上言乃止且請其各上笑言曰此山各峯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  
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  
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於今唱之得寶

開之年遂改天寶也

卷下

開天傳信記

唐滎陽鄭綮撰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一許祿卒留一姓命宋千孫肇熹校字

卷下

上幸愛祿山為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只知有母不

知有父故也上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惟赤心耳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論及幸蜀田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學之公遠雖傳授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騾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

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  
萬回顧父母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  
憂兄也父母曰信然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  
者衣裝糗糧巾履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  
一日朝賚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  
矣發書視之乃兄手蹟也一家異之弘農抵  
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也  
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

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聚落街衢高  
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  
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  
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回望其車騎道唾  
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  
上知萬回非常人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  
勅於集賢院圖形焉  
道士葉法善精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

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官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僚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美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抗聲談論援引古今一席叵測恐悚觀之良久蹙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魃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劔擊之隨手失墜於階下化爲瓶榼一坐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少憇也寬乃屏賓從止

傳信記  
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  
聞叩門連聲云一行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  
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顧  
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  
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  
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  
疾走視之如其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葬之  
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爲縉紳所譏也寬子諱

復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  
書紙背諍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  
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  
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貓兒卽是兒貓若不  
是貓兒卽不是兒貓諍大笑判云貓兒不識  
主旁我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諍遂  
納其貓兒爭者亦哂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吏韓公常令祿

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我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文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薦寵焉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所司引謁上見而敬信焉上謂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

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而喧穢汚茵席宣律頗不甘心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於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投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堦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

傳傳記  
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求之卽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搏拊之音泠泠然新聲雖

太常梨園之能人莫以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上造篋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扶之其他綵繪縟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

庫

傳作請  
上所幸美人遇夜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任飲  
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忽忽後因從容盡白  
於上上曰此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  
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半醉見石  
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  
啓上上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求之異日  
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尙在道士已遁去  
矣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  
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  
竊惡猿猴之號乃密賂黃幡綽祈不言之幡  
綽諾而進嘲曰可怜好文樹髭鬚共頷頤別  
生文樹面孔不似猢猻孫猢猻強似文樹上知  
其賂遺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卽李林甫舊宅也林甫於  
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

日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形如豬立鋸牙鈎爪長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駟送還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青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辭調侷儻雜以俳諧文不具載今畧其辭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

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  
輻輳鑿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  
一隊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  
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搯得  
女媧瓢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  
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懂雖  
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  
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上覽而

奇之將加賞賚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  
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  
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  
以春官衛上左焉

南唐近事原序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復  
丁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  
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  
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於縑緗  
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  
或陋焉

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

鄭文寶序

半歲矣丁丑夏五月一日丑未

鄭文寶

余聞出師之始頗望藝文之譽後事若子無

典章兵火之將史錄萬盡前事十不存

下西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吾日用舍障我

南唐近事

南唐近事

南唐近事

南唐近事

南唐近事

宋或鄭文寶編

宋或鄭文寶編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賁無異圖

孫肇熹發祥校字

一卷上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

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

劉信張崇柴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

南唐史事  
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鬚一夕成霜泊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旣寤使視前殿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抱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泣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夢

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祕書郎出宰  
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  
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  
蔑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  
政者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  
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  
如畫六朝舊蹟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

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  
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  
馮謐因舉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  
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  
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  
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

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

午歸餐指影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櫬楚朱雖  
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  
嗥吠輦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  
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  
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斃於家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  
於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  
尚不仕嘗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

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  
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終食之間衆製  
皆就雖不精絕然辭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  
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  
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  
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  
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  
曰舟車有限泂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交

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  
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  
由蠡澤虛白鶴擎杖藜謁鑿輅於江左元宗  
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  
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  
上賜我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  
待我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  
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無益勞費何  
利死者我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  
其子恐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奠訖藝紙  
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  
不復更祭奠矣

此之類尚舊韻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  
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  
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  
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

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  
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出效顰帶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  
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  
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尚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  
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  
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  
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  
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辭旨  
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壑之中半爲水潦所  
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壑中以手捫  
揣默記其文誌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  
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  
就壑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

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

崇叩首具陳舒元旣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當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獲罪長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便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四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袍可乎常日宋齊

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數中對建勳四言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尙書郎致仕閒居於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名諸子誠曰異日塋我此地違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塋家人諾之是夕

諸子咸夢其父訶責擅移塋地復違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潔可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塋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於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筍浮

南唐遺事  
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尙在南中  
人多識之  
衛崇文以舊德殊勲位崇台袞巨鎮名藩節制  
殆遍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  
將臨武昌日閱兵於蹴鞠場武昌廳有古屋  
百餘間久經霖雨一旦而頽出乎不意聲聞  
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  
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  
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  
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  
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於手中謂諸僮  
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  
生有命我敢碎之乃擲硯於石階之上鏗然  
毀碎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  
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

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  
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令何潛匿後  
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莫敢救一  
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聲  
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  
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畧無去  
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  
善彈急召之來能斃此畜當釋伊罪何應召

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嘉賞  
至再遂釋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  
建旄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  
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我  
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  
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  
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  
哉

馮僕卽刑部尙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試之間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聞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第泊來春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我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屐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廡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廡中覘屐棲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屐從禽歸啓籠之際忽爲歎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我朝來攝其光鉉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

右曰先生其有劔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其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我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鏦

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鞍危坐喪精禡魄雨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終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屢欲以其術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屣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旣寤不復能劔矣尋病終於

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  
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  
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  
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樸野深於雅道詩句中  
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  
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  
潘教服槐子云豐肌郤老明日潘公趨朝天  
街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迫  
而視之卽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  
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啜之潘  
大噓而去

六朝圖法

南唐近事

宋人鄭文寶編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孫肇熹校字  
發祥

卷中

孫晟為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墉之

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

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為相第耶舉座莫

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

台席試之日羣公萃土韓淵輝貝其門卑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邨落間有  
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於庭中失新潔衾服  
不少許計其資值不下數十千居處僻遠人  
罕經行唯一貧人鄰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  
鄰人盜之乃訴於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  
罪於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卽言散鬻於市

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  
其辭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  
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  
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蔬齋戒理棹冥  
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  
詳閱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於庭稽  
首冥禱願降儼誠將行大辟翊日天氣融和  
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

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  
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原編本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  
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  
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  
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  
一粒瘖瘖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  
瘖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蹙而不降一夕  
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  
志請於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  
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  
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  
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義使劉氏之門有不  
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  
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南唐進事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望蔚然器宇森挺時  
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  
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  
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展毛衣虞  
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  
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南歸烈  
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辭  
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

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勲畧然以宿舊嚴正皆處  
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旣敗我師屢北京師  
危之元宗臨軒盱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  
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  
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

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余言渥捐館之日溫陵

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鑄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院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卅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

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  
飄憇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  
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  
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  
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  
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  
陳沈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  
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

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  
寇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  
爲異也或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煉  
土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  
友王喬於玉除伏望主上少寢矜念上泫然

焉賤意實惡之宗憲不許拜賈曰當衆立耳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悒悒

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劔斷我  
之頸意實惡之宗遽下堦拜賀曰當策立耳  
居數日而內禪光聖主上之靈命念上慈然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  
主簿貪賄於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我已  
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於曰曰子夏安則不

鄧亞文者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  
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  
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煙霄我爲百里  
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筆此皆我稽古之力  
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  
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  
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  
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干紀事乃餓死於青

陽

南唐遺事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  
每日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  
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  
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  
宋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百篇然亞夫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  
畧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  
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

者數四上旣悟覆杯大懾厚賜金帛以旌敢  
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  
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閩弔  
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  
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  
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耶素

有隙

劉卽長公主壻時爲禁帥

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

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

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

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旣往亟使召業家語

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恕之泊

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

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

出倉猝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

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

境臣未敢卽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誤我

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張子通旣貴其弟子遊好次薤露暑月衣犢鼻

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

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

以子通故攝至客位常享醉飽其兄耻之雖

戒勗終不能止

如鳥終不歸

以千鼠效壽

餘家門無前里

或千鼠效壽

或千鼠效壽

或千鼠效壽

或千鼠效壽

南唐近事

宋 鄭文寶編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孫肇熹校字

卷下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劔牧拜建州觀

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

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懷袖中為鷹

鷓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  
多稱其詞弟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太中任樂  
坊判官一旦暴疾齊一齧舌而終

女寇耿先生烏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  
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  
有異及是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  
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

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  
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旣不嗜學又杜絕賓  
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  
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  
以此爲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於廣陵致意將有奔喪  
之計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

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度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匆遽爲辭宗袖出筆復委左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爲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覲顏而已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畧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勅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鷗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

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暮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賚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授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

絕焉辨真執否平昔之誤耳一見於終身之禮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擎牙注  
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於上忽引  
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  
侍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  
詈曰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  
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

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  
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  
六骰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  
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遍赤誠如前旨則  
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  
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  
感復待以忠貞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

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假於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

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役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炊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

生毛翊曰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剝也相公其未瞽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閏帥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之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

任李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暮

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鍾傅鎮西江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傅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

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  
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顛立  
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  
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佖權知貢舉  
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夏內降  
御札尚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  
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  
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  
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  
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  
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  
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  
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  
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堠

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年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劔鎗錄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此客非常人

也妾來晨畧見餞酒一鍾贈之金柅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羈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報手板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再到江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

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北來舉目無歸路  
不暇  
陶穀學士奉使來南  
恃上國勢下視江左  
辭色毅然不可犯  
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  
女每日弊衣持帚掃地  
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  
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  
只得郵亭一夜眠  
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  
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  
是何年明日後  
主設宴陶辭色如前  
乃命弱蘭歌此詞  
侑酒陶大沮  
即日北

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  
致位通顯不防閑  
婢妾有北齊徐之才  
風侍兒往往私客  
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  
留不住向人枕畔著  
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難亦不介境

景以正復留不出向人林

大齊

韓熙載

融

# 序

春秋叔孫穆子有

言曰古稱三不朽

太上立德其次立

余文彙

功其次立言夫言  
而與德功並稱者  
明乎言之甚重而  
不可忽也余友鄭

君紀淳孝友天性  
日以表揚祖德為  
事盡舉上世奏議  
及詩文遺橐謀壽

諸梓甫肇端而即  
世重以艱大貽子  
定遠定遠能不負  
先志竭力鳩工卷

帙浩繁一一告竣  
乃更搜採散逸并  
得賓先公津陽門  
詩逍遙先生遺咏

虛舟山人詞餘而  
彙鐫之原定遠之  
志務使片語隻字  
不敢有遺人雖謂

之阻之而不顧也  
余謂紀淳有子矣  
昔和凝有集自鏤  
板行世識者非之

黃序  
定遠闡揚先世之  
遺文安有非之者  
哉蓋言者心也心  
傳而人亦傳乃先

人有言而湮沒弗  
彰此孝子慈孫所  
大痛也豈以文章  
非經國大業而以

不朽其親為非孝  
耶定遠於是乎能  
子矣定遠又有言  
曰賓先公聖政紀

表狀略逍遙先生  
擬峰集琴譜弈譜  
酒譜虛舟山人唐  
類函蝓蟻集等書

黃序  
不可獲見姑刊此  
以質遠長山人  
當代藏書名家倘有  
諸集或留寰宇間

不憚續付剞劂用  
以副先君子表章  
之志焉爾所鐫忠  
孝經曾屬余序茲

黃  
復以是帙見示余  
嘉其志為漫識數  
語若夫賓先諸公  
著作業已流傳不

朽非鄙言所能增  
重故不書  
皇康熙己卯春王正

顯月

黃序  
賜進士出身

皇太子講官右春坊

右贊善兼翰林院

檢討前翰林院編

修纂修

大清一統志纂修明

史甲子貴州正主

考戊午順天同考

官黃與堅識



津陽門詩跋

右津陽門詩一百韻唐禮部侍郎賓先公諱  
嶠所作公長於詞賦夙擅盛名與李君都崔  
君雍孫君瑍號四君子承眄睩者咸得升進  
時人爲之語曰欲得命通問嶠瑍都雍其爲  
世所推重如此著述甚富有文集十卷聖政  
紀八卷表狀畧三卷載唐書藝文志文獻通  
考等書今所獲見者僅此詩而已津陽門迺

華清宮外闕開成中公嘗下帷於石甕僧觀  
聞宮中事頗悉後重來過此宿於逆旅逆旅  
主人爲公益道其詳次日於馬上構成長句  
一千四百言公自有序皆明皇故實也先相  
國蘊武公有開天傳信記一卷紀開元天寶  
間事業已重刊行世復得是帙雖詩乎實史  
也足補傳信之闕謹附刊於後庶好古之君  
子知所參考云

康熙己卯天中節宗孫定遠謹識於婁東之  
萬卷樓



東坡曰...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津陽門詩

唐 鄭嵎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肇熹 校字

津陽門詩

有序

津陽門華清宮之外闕南扇禁闈

北走京道開成中嵎常得羣書下

帷於石甕僧觀而甚聞宮中陳跡

焉今年冬自號而來暮及山下因  
解鞍謀食求客旅邸而主翁年且  
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闌酒餘復爲  
嶠道承平故實翌日於馬上輒載  
列俚叟之話爲長句七言詩凡一  
千四百字成一百韻止以門題爲  
之目云爾

津陽門北臨通達雪風獵獵飄酒旗泥寒欸

段蹶不進疲童退問前何爲酒家顧客催解  
裝案前羅列樽與卮青錢瑣屑安足數白醪  
軟美甘如飴開鑪引滿相獻酬枯腸渴肺忘  
朝饑愁憂似見出門去漸覺春色入四肢主  
翁移客挑華燈雙肩隱膝烏帽欹笑云鮓老  
不爲檀飄蕭雪鬢霜垂頤時余何雜髮寒曦  
顧翁枯朽郎豈知翁曾豪盛君不見我自爲  
君陳昔時時平親衛號羽林我纔十五爲孤

兒射熊搏虎衆莫敵彎弧出入隨伏飛開元  
中未有東西神策軍但以六軍爲親衛此時

上御觀風樓水光山影相參差觀風樓在宮

之外東北隅屬夾城而達於內前臨馳道周

視山川寶應中魚朝恩毀八姨新起合歡堂

翔鴻賀燕無由窺萬金酬工不肯去矜能恃

巧猶嗟咨號國創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

徵價之外更邀賞伎之直復受絳羅五千段

工者嗤而不顧號國訝之問其由工曰某生

平之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得螻蟻蜥蜴

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閒隙得

亡一物卽不論工直也於是又以繪綵珍綺

與之天下佳人至今語故事者尚以第行呼

諸姨焉西方節制傾附婚窮奢極侈沽恩私

堂中特設夜明枕銀燭不張光鑿帷號國夜

明枕置於堂中光燭一室西川節度使所進

事載國史畧書也

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

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窗窳蠻兒舞帶金歲

蕤瑤光樓即飛霜殿之北門迎娘蠻兒乃梨

園弟子之名聞者

三郎紫笛弄煙月怨如別

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

悲上皇善吹笛常寶一紫玉管貴妃妙彈琵琶

其樂器聞於人間者有邏紗檀龍香栢為

撥者上每執酒卮必令迎娘歌水調曲遍而

太真輒彈弦倚歌為上送酒內中皆以上為

三郎玉奴乃太真小字也

飲鹿泉邊春露稀

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

頭王母祠

山城內多馴鹿流澗號為飲鹿有

長生殿乃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御長生

殿以沐浴也

禁庭術士多幻化上前較勝紛

相持羅公如意奪顏色三藏袈裟成散絲上

頗崇羅公遠楊妃尤信金剛三藏上常幸功

德院將謁七聖殿忽然背癢公遠折竹枝化  
作七寶如意以進上大喜顧謂金剛曰上人  
能致此乎三藏曰此幻誑耳僧爲陛下取真  
物乃於袖中出七寶如意炳輝一室而公遠  
所進卽時復爲竹枝耳後一日楊妃爲三人  
定優劣時禁中將創小殿三藏乃舉一鴻梁  
於空中將中公遠之首公遠不爲動容上連  
命止之公遠飛符於他處竊三藏金襴袈裟

於櫃中守者不之見三藏怒又咒而取須臾  
而至公遠復喫水龍符於袈裟上散爲絲以

盡其年十月移禁仗山下櫛比羅百司朝元

閣成老君見會昌縣改新豐移時有詔改新

豐爲會昌縣移自陰鷲故城置於山下至明

年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而於其處立降

聖觀復改新豐爲昭應縣廨宇始成令大將

軍高力士率衆樂以落之幽州曉進供奉馬

玉珂寶勒黃金羈

安祿山每進馬必殊特而

極銜勒之飾

五王扈駕夾城路傳聲校獵渭

水潛六軍各出射犀兕弋徒絡野張且維雕

弓繡鞞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

雲中來妖狐狡兔無所依人煩馬殆禽獸盡

百里腥羶禾黍稀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

北山黃鶻逸氣奇姿特異他等上愛之每校

獵必置於駕前目爲決勝兒

暖山度獵東風

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迴

煙浪深透迤

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外內外更

有湯池十六所而長湯每賜諸嬪御其脩廣

與諸湯不侔輦以文瑤之石中央有玉蓮捧

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鴈於水中

上時於其間汎菼鏤小舟以嬉遊焉

犀弁象

薦雜羅列錦鳧繡鴈相追隨破簪碎鈿不足

拾金溝殘溜和纓綵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

三國爭輝光繞牀呼盧恣樗博張燈達晝相  
謾欺相君侈擬縱驕橫日從秦虢多游嬉朱  
衫馬前未滿足更驅武卒羅旌旗

楊國忠爲

宰相帶劍南節度使常與秦虢聯轡而出更  
於馬前以兩川旌節爲導也

畫輪寶軸從天

來雲中笑語聲融怡鳴鞭後騎何蹀躞宮粧  
禁袖皆仙姿青門紫陌多春風風中數日殘  
香遺驪駒吐沫一奮迅路人擁篲爭珠玑

事

盡載在國史

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

清暉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  
中秘樂天半聞玎璫玉石和塤箎宸聰聽覽  
未終曲却到人間迷是非

葉法善常引上入

月宮時秋已淺上苦淒冷不爲久留歸於天  
半間尚聞仙樂及上歸且記憶其半遂於笛  
中寫之會西京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  
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

述所進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 千秋

御節在八月會同萬國朝華夸花萼樓南大

合樂八音九奏鸞來儀都盧尋橦誠齷齪公

孫劍伎方神奇馬知舞徹下牀榻人惜曲終

更羽衣 上以誕聖日為千秋節每醮會必於

勤政樓下使華夸縱觀有公孫大娘舞劍當

時號為雅妙又設連榻令馬舞其上馬衣紈

綺而被鈴鐸驤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

皆中音律又令宮妓梳九綺仙髻衣孔雀翠

衣佩七寶瓔珞為霓裳羽衣之類曲終珠翠

可掃其舞馬祿山亦將數匹以歸而私習之

其後田承嗣代安猶有存者一旦於廐上聞

鼓聲頓挫具舞廐人惡之舉箠以擊之其馬

尚謂怒未妍妙更奮鬣宛轉曲盡其態廐人

驚恐以告承嗣以為妖遂戮之而舞馬自此

絕矣 祿山此時侍御側金雞畫障當梁楷繡

裊衣襟日履最甘言狡計愈嬌癡上每坐宴

會必令祿山坐於御座側而以金雞障隔之

賜其箕踞太真又以為子時以襁褓戲而加

之上亦呼之為祿兒每入宮必先拜貴妃然

後拜上上笑而問其故對曰臣本蕃中人禮

先拜母而拜父是以然也詔令上路建甲第

樓通走馬如飛

輦大開內殿恣供給玉缶金

筐銀簸箕時以親仁里南陌為祿山建甲第

令中貴人督其事仍謂之曰卿善為部署祿

山眼孔大勿令笑我至於筭筐簸箕罇缶之

具咸以金銀寶玉為之今圓元觀即其故第

耳異謀潛熾促歸去臨軒賜帶盈十圍  
祿山

肥臍過人腹垂而緩帶十五圍方周體忠臣

張公識逆狀日日切諫上弗疑張曲江先識

其必反逆狀數數言於上上曰卿勿以王夸

甫識石勒而疑祿山耳湯成召沐果不至潼

關已隘漁陽師御街一夕無禁鼓玉輅順動

西南馳其年賜柑子使回泣訴祿山反狀云

臣幾不至生返上猶疑其言復遣使諭云我

爲卿造一湯待卿至使回答言反狀上憂疑

卽寇軍已至潼關矣九門回望塵空多六龍

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頓行宮徹屋屠

雲螭時郊畿草擾無御頓之備上命徹行宮

木宰御馬以饗士卒馬嵬驛前駕不發宰相

射殺寃者誰長眉鬢髮作凝血空有君王潛

涕洟青泥坂上到三蜀金堤城邊止九旂移

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鴈辭駕至蜀詔

遣中貴人馳祭張曲江墓悔不納其諫又過

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云山川滿目淚

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

有年年秋鴈飛上泣然流涕顧問左右曰此

誰人詩從臣對曰此李嶠詩上復掩泣曰李

嶠真可謂才子也

明年尚父上捷書洗清觀

闕收封畿兩君相見望賢宮頓首鼓舞皆獻

歎

望賢宮在咸陽之東數里時車駕自蜀回

肅宗迎駕至上皇自致傳國璽於上上獻歎

拜受左右皆泣云不圖今日復見兩君相見

之禮駕將入開遠門上皇疑與上先後入門

不決顧問從臣不能對高力士前曰上皇雖

尊人臣也皇帝雖子主也上皇由偏門而入

先行皇帝由正門而入後行者老皆呼萬歲

當時識者皆是之

宮中皆呼高驃騎潛令改

葬楊真妃花膚雪艷不復見空有香囊和淚

滋

時肅宗詔令改葬太真惟高力士知其所

瘞在馬嵬坡驛西北十餘步當時乘輿猝遽

無復備周身之具但以紫褥而窆之及改葬

之時皆已朽壞惟有胸前紫綃香囊中尚得

冰麝香持以進上皇泣而佩之

鸞輿却入華

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日悄悄迎  
春亭下風颼颼

飛霜殿卽寢殿而白傅長恨

以長生殿卽爲寢殿殊誤矣上皇至明年復  
借舊臣以幸華清宮信宿乃回自此遂移處

西內中矣

雪衣內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

垂象牀塵凝罨颼被畫檐蟲網頗黎碑

太真

養白鸚鵡西國所貢辯慧多辭上尤愛之字

爲雪衣女上常於芙蓉苑中獲白鹿惟山人

王昊識之曰晉時鹿也上異之令左右周視

之乃於角際雪毛中得銅牌子刻之曰宜春

苑中白鹿上由是愈愛之移於北山字之曰

山客上止華清宮罨颼公主嘗爲上晨召聽

按新水調愛主起晚遽遺珍珠被而出及寇

至倉惶隨駕出宮後不知省及上歸西內一

旦再入此宮而當時罨颼之被宛然而塵積

矣上尤憾焉溫泉堂碑其石瑩徹見人形影

宮中號爲頗黎碑

碧菱花覆雲母陵風篁雨

菊低離披真人影帳偏生草果老藥室空掩

扉真人李順興後周時修道北山神堯皇帝

授禪真人潛告符契至今山下祠宇尚存宮

中有七寶殿自神農至睿宗連寶后皆立衣

袞衣繞殿石榴樹皆太真所植俱臃腫矣南

有宮院其間瑤壇羽帳皆在焉順興影堂果

老藥室亦在禁中也 鼎湖一日失弓劍橋山

煙草俄霏霏空聞玉椀入金市但見銅臺飄

總帷開元到今踰十紀當時事跡皆殘墮竹

花惟養棲梧鳳水藻周遊巢葉龜會昌御宇

斥內典去留二教分黃緇慶山汗瀦石甕毀

紅樓綠閣皆支離奇松怪栢爲樵蘇童山脊

谷七嶮巖煙中壁碎摩詰畫雲間字失立宗

詩持國寺本名慶山寺德宗始改其額寺有

綠額複道而上天后朝以禁匠取宮中制度

結構之石甕寺開元中以創造華清宮餘材  
修繕佛殿中玉石像皆幽州進來與朝元閣  
道像同日而至精妙無比叩之如磬餘像並  
楊惠之手槩腋空像皆元伽兒之制能妙織  
麗曠古無儔紅樓在飛殿之西巖下臨絕壁  
樓中有玄宗題詩草八分每一篇一體王右  
丞山水兩壁寺毀之後皆失之矣摩詰乃王  
維之字也  
石魚巖底百尋井銀牀下卷綵綆

遲當時清影蔭紅葉一旦飛塵埋素規

石魚

巖下有天絲石其形如甕以貯飛泉故上以  
石甕爲寺名寺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轆轤引  
修絃長二百餘尺以汲甕泉出於紅樓喬樹  
之杪寺旣毀析石甕今已埋沒也  
韓家燭臺

倚林杪千枝燦若山霞摘昔年光彩奪天月

昨日銷鎔當路岐

韓國爲千枝燈臺高八十

尺置於山上每至上元夜則燃之千光奪月

凡百里之內皆可望焉

龍樓御榜高可惜火

焚牛挽臨崎峴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

青瑠璃

寺額睿宗在藩邸中所題也標於危

樓之上世傳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

則成琥珀寺之前峰古松老栢泊乎嘉草今

皆樵蘇蕩除矣

今我前程能幾許徒有餘息

筋力羸逢君話此空灑涕却憶歡娛無見期

主翁莫泣聽我話寧勞感舊休吁噉河清海

宴不難覩我皇已上昇平基湟中土地皆湮

沒昨夜收復無瘡痍

北走棄青塚

馬

西奔空月支兩逢堯年豈易偶願翁頤養豐

膚肌平明酒醒便分首今夕一罇翁莫違

書逍遙先生詩後

逍遙先生唐季舉進士見世多故拂衣遠路  
 與李道殷羅隱之偕隱華陰世目為三高士  
 後唐以左拾遺召晉以諫議大夫徵並稱疾  
 不起好飲酒賦詩時為詞章落人間得之者  
 咸以為寶至有圖寫其形供翫於屋壁者事  
 詳史傳統志所著若擬峯集琴譜奕譜酒譜  
 物換星移都淪沒不傳惟茲遺詩數章雖吉

光片羽當年高風亮節亦可稍見一斑因附  
刊雲臺編後以垂不朽云

康熙庚辰小春玉峯宗孫定遠謹識



逍遙先生遺詩

鄭 遨雲叟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孫肇熹校字  
發祥

目

富貴曲

西施

寄秦尊師

偶題

思山詠

景福中作

目招友遊春

宿洞庭

傷時

山居

感懷

補遺

傷亂

哭張道古

逍遙先生遺詩

鄭遨雲叟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輯

孫肇熹  
發祥校字

富貴曲

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

鄉稅

西施

逍遙遺詩

進道遺言  
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  
王國

寄霍山秦尊師  
老鶴立猿伴採芝有時長嘯獨移時翠蛾紅粉  
嬋娟劔殺盡世人人不知

偶題

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  
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

思山詠

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怕惹九衢塵不如將爾  
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

景福中作

悶見戈鋌匝四溟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  
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

招友遊春

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璧

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  
宿洞庭

月到君山酒半醒  
朗吟疑有水仙聽  
無人識我真閒事  
贏得高秋看洞庭

傷時中

帆力劈開滄海浪  
馬蹄踏破亂山青  
浮名浮利過於酒  
醉得人心死不醒

山居

間見有人尋移菴  
更入深落花流澗  
水明月照松林醉  
勸頭陀酒閒教孺  
子吟身同雲外鶴  
斷得世塵侵

感懷

冥心棲太室散髮  
浸流泉採栢時逢  
麝看雲忽見山夏  
狂衝雨戲春醉戴  
花眠絕頂登雲望  
東都一點烟

不求朝野知臥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  
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巖基祭廟人來說中

原正亂離

海對

林世勳

林世勳字子今自雲水歸

周景春人字子勳

補遺

在華山聞張道古遇害以詩哭之

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  
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  
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修史者言君力死振

頽綱

頽綱

聖天書虛舟先生詞餘後

族祖虛舟先生在勝國嘉隆間以詩文詞

賦擅名字內與李于鱗王元美諸公相頡

頡遠邇走幣請屬文者無虛日宗藩趙康

王三聘至鄴輯著唐類函一書又名類雋

元美王公爲之序詳見郡邑誌傳

蘇州府

誌藝文載鄭虛舟唐類函一百卷又見太

倉州誌吳縣誌藝文暨昇州全集列朝詩

選迨萬曆之季松陵俞君諱安期以是編  
行世而原書幾湮沒不彰

湧幢小品云俞

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

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

纂輯累年書成而鄭卒於清源其子獻之

得厚賞不知視今書何如豈青出於藍而

青於藍耶

近沐

聖天子特念類函有關掌故爰

命館閣諸公設局增輯惜後昆無力莫能表

章先德於

修明之代虛舟先生在天之靈遺恫何如家

乘稱先生生平著述弘多若記傳銘序以

及樂府歌詞稗官雜著不下數十百卷因

流寓清源

屬山西太原府

都散軼不傳定

遠祗承先志屢欲蒐輯而無從今夏鍵關

養疴茶鑪藥鐺外間取先世殘編斷簡時

爲繙閱偶得詞餘數章乃先生手筆漫錄  
付鐫聊以遣病中悶懷云爾非敢謂闡揚  
先澤也外有蝓蟻集一編梓行日久故版  
寢廢倘荷 函 縣 官 錄 卷 不 下 幾 十 百 卷 因  
當代藏書名家不鄙棄而辱賜郵覽焉容續

登梨棗以公同好云天之靈靈同何敢

皆

命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且月既望達齋

居士病榻漫書



鄭虛舟先生傳

錢宗伯

撰載列朝詩集

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早歲以詩名吳下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送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簦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中伯在鄴王爲庀供張予宮女及女樂數輩中伯乃爲著書採掇古文竒累千卷名曰類雋康王薨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始卒詩名蝓蛸集又善度曲有玉

詞會  
玦傳奇行世或曰滎陽生其自寓也

蘇古文音累千卷各曰賤書其王要法鼓風雷  
次得題子宮文及文樂樓軍中自以爲書傳  
登而之鼓以中印與揚林姑也中印五書王  
悉取悉訊與交實主之輒以長時內於士等  
王聞其名去神聖人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漢書王父于聞王父于

鄭虛舟先生傳

載蘇州府誌文學傳

鄭若庸字中伯年十六三試皆首尋食餼連入  
棘闈不售隱支硎山殫精古文辭趙康王聞其  
賢三聘乃起禮以上賓鄴人士徵屬文者無虛  
日程學士敏政輩以纁帛迎至都下嚴嵩父子  
聞其至計請見不往又以鏹幣招幡然辭行仍  
如鄴編集類雋若干卷生平所著記志傳序下  
至樂府雜著裡官小說蠱魚傳奇等書甚多止

刊布其一名蝓蟻集

或僕餘集... 其至信... 日學士... 實三... 棘園... 復... 復...

附類雋序

王司寇世貞撰載弇州山人藁

自漢時學士大夫以經術行能相高不斷斷為  
瑣屑之學即嗇夫以利口斥焉然貳負見表於  
中山三觴流蹟於洛水則不克以臆對而述家  
所由興矣齊梁之君臣既務為組織雕績不能  
運獨至之意而一時風靡者大致有二應制則  
巧遲敗於拙速徵事則伸多勝於屈寡至博學  
宏詞之科設於唐而其用益迫矣故白氏賤之

而其書曰白僕僕者役使之也一曰白襍若取以襍衣也然學士大夫往往起田舍遠於金匱石室之藏壯者役於生而晚者窘於餘其力不能得之卽得之矣而東西南北惟朝夕之是逐夫惠子之五車紛如而安能以充後乘也故夫善類書者猶之乎善貨殖者也當其寡以多之用也吾友鄭山人年三十餘卽厭經生業棄之而杜門爲古文辭吳中號鬪鬪詩書山人多所

假貸分晷而受之輒成誦中年而其所爲古文辭稱於中原趙康王聞而聘山人立談而賢之曰生非所謂行秘書也耶趣授傳舍美酒梁食大殮已又曰生爲我成一書其概若徐堅之初學記歐陽修之藝文類聚已給筆札頗出其所藏書每奏一篇輒稱善而會山人以二府辟北游京師見少師華亭徐公而語之故徐公復大賢之曰此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因謂山人

採而唐以前毋畧畧惜其遺也宋而後毋廣廣  
惡其雜也寧稗而竒毋史而庸寧巷而雅毋儒  
而俚山人拜受教又二十年而書成名之曰類  
雋以所類靡非雋者則康王久捐國矣徐公亦  
謝首揆歸其鄉而山人老開九袞然尚不能廢  
其業一旦以屬余曰吾業謀於趙嗣王共剗劘  
矣吾子好爲一家言以吾之不得當也雖然其  
謂我何余謝不敏則曰子書成而憊夫豪傑之

士以無事殫力於學則不可然使途之人亦或  
盡染指焉以立取而立應而無腐相如之毫也  
則亦惟子之功謂康王誠賢王矣劉孝標作類  
苑而梁武以人主之重不能見推搦顧集諸學  
士爲華林要畧以高之康王不愛趙嘗與書以  
共山人筆札而成山人名康王誠賢王也山人  
名若庸恒自號虛舟以見寓云

詞餘

虛舟山人著

宗孫達齋居士校

阻歡

珍珠馬

附北曲

簫聲喚起瑤臺月獨倚欄杆情慘切此恨和誰  
說正值那黃昏時節花飛也一點點似離人淚  
血

詞餘

新水令

離人點點淚流血倚欄杆悶懷淒切多情難割  
捨無語自傷嗟暗想當年暗想當年羅帕上會  
把新詩寫

步步嬌

暗想當年羅帕上會把新詩寫偷縮着同心結  
心猿垂意馬劣都將軟玉溫香翠擁紅遮琴瑟  
正和協不覺花影轉過梧桐月

雁兒落

不覺的梧桐月轉過西銀臺上昏慘慘燈將滅  
怎禁他紗窗外鐵馬兒敲這些時一團嬌香肌  
瘦怯

沉醉東風

一團嬌香肌瘦怯半含羞粉容輕貼微笑對人  
悄說休忘了今夜等閑間將海棠開徹把山盟  
共設不許片時棄撇若有負心的教他隨燈兒

便滅

得勝令

呀若有個負心的教隨燈滅慘可可山盟海誓  
對誰說海神廟現放着勾魂帖那神靈仔細寫  
你休要心斜非是俺難割捨你休要癡呆他殷  
勤將春心漏泄

忒忒令

他殷勤將春心漏泄我風流迷了寸腸中熱因

此上楚雲深鎖黃金闕休把後期頓撇湘江竭  
燕山截斷魚封雁帖

沽美酒

湘江竭燕山截湘江竭燕山截他一去了信音  
絕想着他負德辜恩到將謊話說眼見得花殘  
月缺自別來甚時節自別來甚時節

好姐姐

自別逢時遇節冷淡了風花雪月奈柔腸萬結

怎禁牕外鐵無休歇一似佩環搖明月又被西  
風將錦帳揭

七弟兄

又被那西風將錦帳揭倚圍屏情慘切這些時  
信斷音絕眼中流血心內刀割淚痕千疊因此  
上渭城人肌膚瘦怯

嘉慶子

渭城人肌膚瘦怯楚天秋難禁病疊停勒了畫

眉郎京尹停勒了畫眉郎京尹補填了河陽令  
滿缺

梅花酒

補填了河陽令滿缺一心似火燒也心間事  
與誰說好教我行眠立盹無明夜今日個吹簫  
無伴彩雲遮聞箏的月下疎狂劣呀畫眉郎手  
脚拙竊玉的性情別把歡娛成歎嗟

豆葉黃

歎嗟歡娛事能幾些痛切相思病無了絕朋友  
 每知疼熱負心的早回寧貼待捨想着你志誠  
 心教我怎生樣捨待撇想着你嬌模樣教我怎  
 生樣撇

脫布衫

想着你志誠心教我怎生樣撇空守着如年夜  
 枉擔了雪月風花也傷我連枝帶葉

園林好

也傷我連枝帶葉勾引得狂蜂浪蝶鬧炒起歌  
 臺舞榭回首處楚雲遮堪歎處水痕賒

倘秀才

堪歎處水痕賒何日裏共歡悅當初指望美滿  
 前程到如今翻成吳越

川撥棹

成吳越怎禁他巧言搬鬪謀平白地送暖偷寒  
 平白地送暖偷寒猛可的搬唇弄舌水晶丸不

住撇蘸鋼鋏一味掘

川撥棹北

他將那蘸鋼鋏一味掘

起槐丹楓葉鴛鴦被半床

香囊覆成血楚館焚秦樓拽

錦衣香

他將楚館焚秦樓拽洛浦填涇河竭梅家莊水

罐湯瓶打為磁屑賈克宅守粉墻缺武陵溪澗

把花兒釘了椿撇楚襄王夢驚蝴蝶漢相如趕

翻車轍緊閉芙蓉闕紫簫吹裂碧桃花下鳳凰

把翎毛生扯

收江南

呀你敢在碧桃花下將鳳毛扯人生最苦是離

別山長水遠路途賒何年上是徹響叮噹將菱

花鏡碎玉簪折

漿水令

響叮噹將菱花碎跌側楞筆把冰絃斷絕喜孜孜  
將同心帶扯咭叮噹將寶簪墜折採蓮人偏  
把並頭折比目魚就池中將水車竭連枝樹生  
砍折打撈起御水流紅葉藍橋下翻滾滾波濤  
捲雪佛神廟燄騰騰火走金蛇

尾聲

饒君總把機謀設怎禁那負心薄劣一  
向夢兒中對他分說

遣懷

梧桐樹

香醪會解愁酒醒愁依舊斜月殘燈正是愁時  
候愁憑酒破除酒被愁迤逗酒力無多酒去愁  
還又愁深酒薄難禁受

東歐令

花凝恨柳含羞花柳傷春人病酒鶯啼燕語清  
明候全不管人消瘦殘雲剩雨兩悠悠遮斷晚

粧樓

大勝樂

桃源洞花事都休許劉郎重到否啼痕濕透青  
衫袖傷白傅惱江州俺這里瑤琴罷却求鸞奏  
可正是紅葉誰人寄御溝陽臺夢杳苦追蹤問  
跡似無還有

解三酲

忘不了共攜纖手忘不了西園秉燭遊忘不了

同心帶結鴛鴦扣忘不了羅襪雙鈎忘不了香  
囊雜綵親挑繡忘不了百寶珍珠絡臂鞦間窮  
究把嬌歡美愛盡付東流

尾聲

好姻緣還成就繡幃錦帳共綢繆月底新詩再

和酬

四時閨怨

黃鶯兒

彈指怨東君好直恁辜負人曉粧羞對菱花鏡  
花枝懶簪脂粉懶勻暗將心事占天問合冷清  
清一春過了爭得見意中人

前腔

無語倚閑亭不由人不動情花間粉蝶相隨趁  
鶯啼幾聲鶻啼幾聲曉風吹落紅成陣合冷清  
清一春過了爭得見意中人

六么憶多嬌

鴛鴦睡濃又早菱荷香送薰風懶將紈扇掩酥  
胸試把牕兒推起只見花影重好景難逢好景  
難逢又見榴花照眼紅鴛鴦三句六么令試把

六么憶多嬌

前腔

簾垂幾重怎不遮攔愁入芳容縱有美酒汎金  
鍾少箇人兒共飲教我愁轉濃好景難逢好景  
難逢又見荷花映水紅

詞餘  
解三醒

秋風又早入庭幃又見梧葉乍飛薄情人杳沒  
音書寄淚彈點滴如珠欄杆悶倚捱幾個黃昏  
滋味合悵望人千里伊怎知又聽得樓頭上嘹  
嘹唳唳數聲雁兒秋風三句解三醒欄杆四句

玉山頽又聽一句解三醒

前腔

登高忍負却佳期羞覩黃菊紫萸冤家戀酒迷

花底知他還共別的尋方買卜他許我綢繆佳  
配合悵望人千里伊怎知又聽得樓頭上嘹唳  
唳唳數聲雁兒

貓兒墜玉枝

幾回猛省罰願和你斷相思不覺腰肢減帶圍  
沉吟半晌心轉癡只落得背地裏長吁氣瘦損  
呵情人在那里瘦損呵黃花怎比幾迴三句貓  
兒墜只落三句玉交枝

前腔

晚風吹雨番作六花飛江上漁翁罷釣歸寒威  
透入銷金帳裏天天怎教人獨睡瘦損呵冤家  
在那裏瘦損呵梅花怎比思不覺

尾聲

柳飄綿荷出水桂花零落雪花飛盼殺多才不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見歸

